



曹文轩儿童文学获奖作品

青塔

曹文轩◎著



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

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

曹文轩儿童文学获奖作品

青塔

曹文轩
◎ 著



时代出版
ARCTIME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青塔 / 曹文轩著. — 合肥: 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, 2014.9
(曹文轩儿童文学获奖作品)
ISBN 978-7-5397-7459-6

I. ①青… II. ①曹… III. ①儿童文学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87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4) 第168353号

CAO WENXUAN ERTONG WENXUE HUOJIANG ZUOPIN QINGTA

曹文轩儿童文学获奖作品·青塔

曹文轩 著

出版人: 张克文 总策划: 上海采芹人文化 策划统筹: 王慧敏 阮征
责任编辑: 宣晓凤 陈明敏 责任校对: 吴光勤 特约编辑: 魏舒婷 王永强
插画绘制: 国王插画 责任印制: 田航

出版发行: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<http://www.press-mart.com>

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E-mail: ahse1984@163.com

新浪官方微博: <http://weibo.com/ahsechs>

腾讯官方微博: <http://t.qq.com/anhuisaonianer> (QQ: 2202426653)

(安徽省合肥市翡翠路1118号出版传媒广场 邮政编码: 230071)

市场营销部电话: (0551) 63533521 (办公室) 63533531 (传真)
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本社市场营销部联系调换)

印制: 安徽新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

开本: 880mm × 1230mm 1/32 印张: 8.25 插页: 16 字数: 148千字

版次: 2014年9月第1版 2014年9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397-7459-6

定价: 18.00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关于我的作品（代序）

曹文轩

我的作品究竟是什么样的作品？有时，我会追问。

我知道，我的作品就是我的作品，是一种与时下流行的或不流行的作品都不太一样的作品。我从写作的那一天开始，就基本上维持着这样一种写作，不是没有变化，但无论怎样变，也还是我的作品，始终没有因变化而变得判若两者。一晃过去了那么多年，长长短短的写了那么多篇（部），将它们聚拢在一起时，怎么看，都是一家子，一个家族，一个血统，没有一篇（部）会让人起疑心：它是这个家族的吗？个别作品也许看上去有点儿不太像，但若文学上也有基因认定，得出的结论一定是：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九……是这个家族的。

事实上，我在写作上一直在寻求突破，但这种突破是在坚持一种基本美学原则的前提下的突破，是在同一体制内的突破，而不是颠覆性的、革命性的突破，一切都可以改变，唯独血统是不可改变的。我始终在维持这个家族的尊严，因为我从来也没有轻视更未蔑视过这个

血统，我需要做的就是让这个家族的所有成员一个个都是好样的。

我是一个逆行者，我的作品也是逆行者。在随风飘逝和逆风飞扬这两种风采之间，我更喜欢后者。小时候撑船，就喜欢逆流而上，弯下身子，将竹篙绷得像张弓，听浪头撞击船头噗噜噗噜地响，很兴奋。遇大风天气，一样喜欢顶风前行。身体前倾，衣服鼓胀，或像旗帜一样哗啦哗啦地响，风扑打在脸上，麻酥酥的，也很兴奋。岁月如流如风，还是童年时代落下的脾气，喜欢迎着人流而不喜欢被人流裹挟。这些年，我在写作上没有东张西望，没有随大流，选择的常常是站住或是逆行，我并不认为只有前方才有好风景。我取这样的姿态，源于我对文学基本面的认同。文学确实在变，但怎么变，它还是文学，总不可以变得不是文学。基本面是恒定的，不会改变的，改变的仅仅是它的形式。我们可以寻觅，但基本面是不用寻觅的，它就在那儿，从它产生的那一天起它就在那儿了。我清清楚楚地看到了它，我不能离开它，哪怕是片刻。它是我必须坚守的山头、阵地、城堡。我在它之上，看到了滚滚风尘，在孤独中也有一番骄傲：人们终将回来，因为前面什么也没有。

我自然也有前方，却不是这种意义上的前方。

我愿意我的作品永远具有诗性。我的小说标准很简

单：它不是诗，但应当具有诗性。与诗性相关的词有“意境”“气韵”“情调”“雅兴”等。我喜欢在小说中有这样一些东西。不是有意为之，而是自然而然的贯注。我只有在这样的感觉中才可以写作。小说的思维，归根结底是诗的思维。既然具有诗性，那么小说就不再是对生活的简单模拟。因为生活常常是灰色的，缺乏诗性的。小说是为了人们可以超越生活，在博大的人文关怀中，使阅读者得到精神上的升华。小说不可以用它的全部去模仿生活，应当用相当大的一部分来引导生活，让生活来模仿它，而这部分小说理所当然要具有诗性。诗性是一种高度，一种境界，人类一旦完全失去了诗性，就等于回到了蛮荒，好在文学一直在向人类提供这种诗性。

诗性意味着向善、向美。

我不想用小说去展示来自生活的恶和丑，更不会用小说去强化恶和丑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诗性也是一种对抗，对生活的对抗。我以为，小说的真正深刻，并不是来自对生活实相的摹写，而是来自对生活的对抗。这种对抗，可以是剑拔弩张的，也可以是另一种策略：用神圣、典雅、高尚、悲悯、宽容等加以净化、改造和呼唤。我让我的作品在更多的时候选择了后者，因为我更相信后者的力量。

目 录

Contents



青塔	1
山羊不吃天堂草	59
红葫芦	177
哑牛	199
手套	219
远山，有座雕像	239

青 塔



青 塔



《青塔》节选自长篇小说《根鸟》。一个名叫根鸟的少年，梦到了一个长满百合花的大峡谷和一个漂亮的女孩，梦中的场景令他难忘。为了寻梦，根鸟开始了他的寻梦之旅，在饱受嘲笑之后，有个老人偷偷地告诉他，那个地方真的存在……

《根鸟》为曹文轩长篇小说代表作之一，于1999年首次出版，此后不断再版。《根鸟》曾于2003年获得宋庆龄儿童文学奖佳作奖。

—

根鸟记不清他离开菊坡已经多少天了。他已走出山区。

离开菊坡后，他就一直往西走。他在直觉上认定，梦中那个长满百合花的大峡谷在遥远的西方。现在在他脚下的是一望无际的荒漠。

站在荒漠的边缘，他踟蹰了半天。空荡的、漫无尽头的荒漠，一方面使他感到世界的阔荡与远大，一方面使他感到心虚力薄，甚至是恐惧。“我真能走过去吗？”这个念头抓住了他，使他双腿发软。

当太阳高悬在荒漠之上，远处飘散着淡紫的烟雾时，他往上提了提行囊，还是出发了。

前些天，他一直是在山区走。天气虽已进入初

冬，但满眼仍是一番生命四下里流动的景色。淙淙流淌的小溪，翠竹与各种苍郁的松树，振动人心的林涛声与深山处清脆的鸟鸣，这一切，使他并无太深的离家感觉，心中也没有太深的荒凉与寂寞。现在，荒漠向他显示的，则完全是另一番景观：空旷，几乎没有生命的气息。偶尔才能看到几丛枯死的草或几丛锈铁丝般的荆棘。即使看到一两棵树，也都已落叶，在没有遮拦的风中苦苦抖索。这里的植物，即使是已经死了，他也能感觉到它们活着时就从未痛痛快快地生长过，它们总是紧紧地伏在地上，唯恐被大风连根拔去。眼下，枯草与荆棘，不是过于袒露，使他感到它们随时都可能成为荒漠上无家可归的流浪儿，就是被沙砾重重地压住，使他感到它们将永世不得翻身或窒息而亡。

空气变得十分干燥，根鸟很快就感到嘴唇的干焦和喉咙的苦涩。到处是大大小小的石头，它们分散着，布满了大地。

一眼就能看出，不知多少年前，这里曾经是海洋，海水退尽，无边的洋底从此就裸露在风暴与烈日之下。这些石头与粗沙一起，在那里用劲吮吸着空气里已经不多的湿润。即使是这样，它们还是显出随时要干裂

成碎末的样子。

根鸟用手搓了搓发紧的脸，一步一步地走着。大多数时候，他脑海里一片空白。他就知道走，既无劳累，也无轻松，既无目的，也无行走的冲动。仿佛他根鸟来到这个世界上，就是要不停地搬动双腿，不停地前行，永无止境。

一只黑色的鹰在他的头顶上盘旋。这种盘旋似乎也是无意义的。因为，空中没有飞鸟，地上也无走兽。那鹰似乎也不计较这些，它乐意做这种纯粹的盘旋。就是这道小小的风景，使根鸟的苦旅多了一丝生气和安慰。他在心中飘过一丝感激，并停住脚步，仰脸去望那只黑色的鹰。有那么非常短暂的一段时间里，那黑色的鹰突然变成了白色的鹰，并且是那么白，它使根鸟心中骤然注满了激情。

鹰还是黑色的，就是那种人们司空见惯的鹰。

根鸟不免有点失望，低下头来，继续走他的路。

远处有驼铃声，有一声无一声的，声音非常微弱。根鸟能够判断出，骆驼在很远的地方走动。他从内心希望，他能在一路上不断地听到这种优美的让人安心的铃声。他需要各种各样的景物，并且需要声音。他要把这些声音吃进耳朵，一直吃进寂寞的心中。

前面的一座大沙丘，在阳光下像一座金山。

根鸟吃力地爬到沙丘顶上。他朝远方看去时，看到了一支驼队正沿着优雅地弯曲着的丘梁往西走着。驼峰与沙丘都是弯曲的。骆驼原本就是沙漠之子。它与沙丘构成了一幅图画。而那些因风吹的作用所形成的同样显出旋律感的沙线，又给这幅图画增添了几分音乐的色彩。

这幅图画使从深山里走出的根鸟欢喜不已。

根鸟坐在沙丘上，静穆地观望着驼队。

歇够了，根鸟就加快步伐去追赶那支驼队。他已不再担心夜晚的来临。他可以与这支驼队一起露宿。他相信，那些人不会嫌弃他的。想到此，他想唱支歌，但他不知道应该唱什么。最后，他索性呐喊起来。他发现在荒漠上呐喊与在深山里呐喊，效果完全两样。后者是有回音的，而前者，声音一往无前，永远也不能再重新撞击回头了。这使根鸟顿时感觉到了一种空寂，他不由得加快了步伐。

他从内心深处感谢这支驼队的出现。

他追上驼队时，已近傍晚了。

那些身穿翻毛羊皮袄的赶驼人都掉过头来，用常年穿越荒漠才有的锐利而冰冷的目光看着根鸟。

根鸟有点讨好地朝他们微笑着。

那些人没有主动问根鸟话。

根鸟是个容易害臊的男孩，也不好意思先开口与他们搭话。他只是紧紧地跟在驼队的后面，仿佛是一只走失的羊，找不到自己的羊群，而在毫无希望的情况下，发现了一支陌生的羊群，便立即投奔过来。驼队是顶风走的，根鸟总是闻着骆驼身上散发出的那种浓烈的刺鼻的气味。根鸟并不厌恶这种热烘烘、骚烘烘的气味，他甚至在心中喜欢着这种气味。因为这种气味使他感觉到了荒漠上依然有着鲜活的生命，他现在就与这些生命在一起。他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安慰与温暖。

天边，荒漠的尽头，升起一股烟来。这股烟像一根粗硬的柱子，直直的，朝天空生长着。

黄昏时，驼队中一个头戴破皮帽的汉子，终于掉过头来开口向根鸟问话：“你去哪儿？”

根鸟很高兴，往前快走了几步。但他不知如何回答，于是变得有点结巴：“去……去西……西边。”

“西边哪儿？”那汉子不太满意根鸟的回答。

根鸟只好说：“我也不知道究竟去哪儿。”

汉子的嘴角就流出一缕嘲笑。

根鸟就低着头走着。走着走着，又落在了驼队的后边。

驼队中有一个与根鸟年龄相仿的少年。他的脖子上围着一条火红的围巾，衣服几乎敞开着，露出黑乎乎的胸脯来，一副很快活的样子。这时，他停了下来，一直等根鸟。根鸟见到他，有一种说不出的亲切感。

少年像那汉子一样问根鸟：“你去哪儿？”

根鸟有点局促不安，吞吞吐吐。他心中非常愿意将一切都说出来。他太想将一切说出来了。他憋得慌。他要让那些赶驼人，甚至是这些面容慈祥的骆驼都知道他此行的目的。

他要他们知道，他绝不是一个在荒漠上闲逛的流浪儿，或者是一个沿路乞讨的乞丐。

驼队在一座高大沙丘的背面停下来了。驼队要在这里结束这一天的行走。不远处是一片湖水，它正在霞光里闪动着安静而迷人的亮光。这里真是一个宿营的好地方。

根鸟和那个少年坐在沙丘上。

“我要去找一个长满百合花的大峡谷。”

那少年望着根鸟布满尘埃但双眼闪闪发亮的脸。

根鸟眺望着西边的天空。此时的天空壮丽极了。

空旷的荒漠，使西边的天空完全呈现出来。霞光从西面的地平线上喷射出来，几只乌鸦正从霞光里缓缓飞过。根鸟十分信赖地看了那个少年一眼，然后从头到尾讲述他此行的原因。

这个故事显然深深地感染并打动了那个少年。他听得十分入神。

故事讲完后，那个如痴如醉的少年似乎突然地醒悟了过来，脸上换了另一种表情。他朝根鸟一笑，然后飞跑而去，回到了那些人中间。他向那些人：“我知道他向西走是去干什么的。”然后，他挖苦地将刚才从根鸟嘴中听到的一切，转述给了那些人。

那个汉子对那个少年说：“让他过来，再对我们说说。”

少年又来到了根鸟身旁：“他们都想听你说一说你为什么向西走。”

“我都对你说了。你向他们说吧。”

“他们不相信我说的。”

根鸟跟着那个少年走向那些坐着的或侧卧着的人。

根鸟从他们的脸上看到了一种抑制不住的笑容。他似乎感觉到了这种笑容是不怀好意的，但他并不能在脑海里形成一个判断。他站在他们面前，手足无措。

那个汉子站起身，将根鸟背上的行囊取下，放在沙上：“今天晚上，你就和我们在一起吧。现在，你来说一说你的梦呀什么的。”他一指那个少年说：“他嘴笨，没有说清楚。”

根鸟疑惑地坐下了。

“讲吧。”那汉子说，“也许我们中间就有谁知道那个大峡谷呢？”

一个脸长得像马脸的人强调说：“一个长满了百合花的峡谷。”

根鸟就又从头讲起来。那些人都摆出一副聚精会神的样子。于是，根鸟就很投入地讲着。当接近尾声，那个汉子说了一句：“还是一个漂亮的女孩儿呢。”

那些人便一起大笑起来。

有人指着根鸟：“世上还有这样的傻瓜！”

那个少年笑得在沙地上直打滚。

根鸟很尴尬地坐在那儿，在嘴中不住地说：“你们不相信就拉倒，你们不相信就拉倒……”

那些人越笑越放肆。那个少年正被一泡尿憋着，转过身去撒尿，一边尿一边笑，尿不成形，扭扭曲曲地在他身前乱颤悠。

根鸟看到，只有那个远远地坐着的、苍老得就像